

強迫症

妳大聲嚷破夜色
並歸類為蠟燭久置的後遺症
滴落的焦黑日子反覆重疊

妳否認女孩裙襬上自有的美麗
不識丁和自己
唯獨崇尚子宮內掉落的 Y 字體
對經過的攤子拋下叮嚀
周圍的兔崽子還請多多照料

(老闆，麻油雞留給兒子，強身健體)

妳頻頻回首的深情有點重
掉落的記憶早咀嚼不起任何曾經
剩下日期還懸掛在髮絲
耕耘著一頃頃的夢
鋪滿了稻米以及撐不起的身體

(老伴，今天也別忘了計算帳目啊
否則怎能提醒孩子，遺產不如母親的烤番薯)

妳輕倚著非關意義的耳語
眼角數著點滴的節奏
祈求那些啃食血管的營養品
讓今年豐收依舊

(老天哪，孩子們快畢業了，請多多照顧啊)

現在妳起身抱怨六叔公如何打擾妳收割
汗緩緩的滑過鋤頭
而妳手裡握住的斑駁，其實是我

人生逐篇被翻閱後
皺紋比什麼都害怕寂寞

那時在醫院的阿嬤，正翻著她記不起的相簿。